

# 青山之淚

口述／林誠 整理／吳儀君  
攝影／林枝旺

泰雅族人活過的歷史，也是台灣的一段歷史，  
隨這大甲溪湍流不息……



林誠牧師和他的教會。

**泰** 雅族的起源在南投縣瑞原，相傳那裡有一顆白色的巨石，有一天白石裂了開來，泰雅族人的祖先，從石頭裡走到人世間……後來聚落裡的族人愈來愈多，有人移到隔鄰的紅香，有人過溪翻山到新竹、宜蘭，另覓居住地點。

## 由誤會起

說著流利日文的林誠牧師，娓娓道出這一段，歷史文獻裡找不到的記載。在大甲溪一帶落戶生根的林誠牧師，生於民國十五年，現年也已經七十三歲了，他小時候常常聽著媽媽講族人的歷史。他一百零三歲過世的母親，在生前對他說日人「以

擅於紡織與狩獵的泰雅族人，有紋面的傳統習俗，是活躍於中央山脈的族群。



番制番」的政策，挑撥了各部落相殘的事蹟。

「我所知道的事情，都是媽媽告訴我的，」林誠牧師說：「我媽媽的部落叫作『比亞桑』。她小時候，和族人住在南投的紅香。當時『紅頭髮』的日本人，也駐進山村中，由於日本人戴著繡上紅太陽的帽子，所以族人都用紅頭髮稱呼他們」。每到一個村落就開路的日本人，開始於比亞桑化番時，實施親民政策。仰仗平地將糧食馱負上山的日人，在食物來源有限之下，還是會送鹽、糖、豬、牛肉給到派出所的族人。這種用食物惠予村民的情況，讓和平維持了幾年。

直到有一天，有幾位年輕人到了警所，適巧當時派出所裡的糧食補給不及，日人便拿出味噌、醬油作為饋贈，並對他們說：「醬油是沾料，味噌可作湯」。由於此次拿到的數量很少，顯然不夠帶回部落均分，所以這幾位年輕人在半途

便商議先分食。然而，從來沒看過這類佐醬的年輕人，乍見醬油時大驚以為這是祖先的血；再看味噌，以為日人故意藉機羞辱，所以拿糞便充數。

盛怒之下，比亞桑青年，便集結了各部落的族群，夜擊誅殺零星駐守在山上的日人，同時也放火燒光聚落裡所有的派出所。

雖然突遭襲擊的日本，幾乎沒有反抗能力，讓泰雅族人大勝而歸，但是每個派出所平

時都保持密切的聯繫，日本人很快的知道同伴被殺的事情。幾日之後，由山腳下調來支援的部隊，帶著當時最先進的槍



共同傳述泰雅歷史的林誠牧師夫妻。





他們不錯，一方面又害怕家中的婦孺受到傷害，所以就將婦人、小孩藏在南投的深山裡，由每一家的男丁們，攜帶武器前往派出所謀和。

### 日人詭計

到達警所的比亞桑勇士們，雖然看到重重圍起的鐵絲網，但是他們壓根不知道已經身入陷阱，以為日本人會像以前一樣，拿出一些好的食物，讓他們帶回聚落。等到歸順的人差不多到齊之後，日本人以機關槍瘋狂掃射，手無寸鐵的原住民便一一冤死在派出所前，僅有一位年輕人逃出。日本人接著又大搜村莊裡的男丁，而被帶走的人再也沒有回來。這次的事件，使得比亞桑部落的元氣大傷，族裡頭十六歲以上的男人，幾乎全數被殺。

因為兩方都死傷慘重，所以日本人派出使者談和解。前來支援抗敵的各部落，也表示不願意見到相殘的事情，比亞桑因而接受和解條件。和談之時，雙方用石塊圍圍代表彼此之間的契約，而日本人卻還有一個條件，就是限時之內要繳出所有的獵槍。不清楚日本人葫蘆裡賣什麼藥的比亞桑族人，一方面想到以前日本人對

徑，由南投縣紅香翻山走到台中縣。初來乍到的比亞桑人，看見浩浩蕩蕩的大甲溪，稱它為「舌頭溪」，他們便於現今青山發電廠的附近落腳。這年是明治四十四年（一九一

一）。

有鑑於族人的血海深仇，使得落戶青山的比亞桑人，常突襲日警，和其眷屬，因而惹惱了日本第十二任台灣總督「川村竹治」。川村每次派兵攻打，都因為崇山野嶺而失敗，所以他開始實施「以番治番」的政策。他派親兵誘之以利，說服南投霧社「太魯閣族」的「莫拿·魯道」。一九二〇年冬天，由年僅廿出頭的莫拿·魯道，帶領了解高山地形的兩百多名太魯閣族，發兵攻打比亞桑。

當時，同從南投逃到台中的另一「十文溪部落」，聽到太魯閣族要攻打的消息，便派人通告比亞桑以作準備。比亞桑人預計莫拿·魯道會帶人走新

山下達青山，所以便於出入要道守候，幾天過去遲遲不見莫拿·魯道他們，便以為當天敵人不會來了。結果因為族人的判斷錯誤，不知霧社那邊的人已經埋伏村落附近，比亞桑的族人被太魯閣人誅殺二十九人，連婦人、小孩都不放過。

一九二六年，日本人深知斬草須除根，唯恐留下的比亞桑人再形成禍根，便派「馬累爸部落」，再次攻打比亞桑，而這回連比亞桑附近的「烏來利麻部落」也遭池魚之殃。與比亞桑同根生的十文溪族人，知到馬累爸的計謀，又再次通知比亞桑要防患。被攻打當天的夜裡，比亞桑人因為又等不到敵人，認為不會是當天了，結果天未亮之際馬累爸的人，已經佈署完畢。這時比亞桑族裡，正巧有一名婦女，來到溪邊要打水、割草，馬累爸的人因為天色未亮，以為對方已有重兵防患，所以急忙開了一槍。